

马克思主义理论生命力的展示

【主持人语】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生命力是国内外学界长期关注的问题之一。应该说,一种理论的生命力主要包括两方面:一方面在于理论意义的持久性上,另一方面更在于理论的实践指导性上。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生命力正在于此。本组文章正是这两方面的必要展示,《人道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新基础》通过马尔库塞对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文本解读,从人道主义哲学基础来反思马克思主义的本质,提供了一个历史唯物主义新的理解模式。《欲望的主体》探讨了法国学者朱迪斯·巴特勒与黑格尔的思想关系,如作者所言,马克思也是“在黑格尔那里找到其开端”的,而通过法国学者对黑格尔“主体”的关切视角,我们同样可以比照出马克思的主体思想及其对黑格尔的超越。《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新思考》则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化的一个实践性思考,深刻地辨析了以中国为“主体”在“中国道路”实践中所取得的成就以及所展开的多重解读。《全面改革布局下的乡村治理体制现代化研究》是在探讨我国从管理体系向治理体系转变中乡村多元“主体”在实现“自主性”中的基础问题,是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具体实践的现实问题。可以说,这4篇文章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生命力在理论上和实践上的充分展示。

(华侨大学 许斗斗)

人道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新基础

——马尔库塞《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文本学研究

唐 璜,王凯立

(厦门大学哲学系,福建 厦门 361005)

【摘要】马尔库塞《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一文是西方学者研究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第一批重要文本之一。在文中,马尔库塞考察了马克思在《手稿》中关于人的类本质的定义,并将感性与劳动视为对人的本质在本体论层面上的肯定。由此,马尔库塞阐明了《手稿》的人道主义哲学以及由该人道主义哲学所引出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和实践性的革命理论,进而将马克思整个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建立在了《手稿》的人道主义哲学基础之上。马尔库塞这一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模式,促使我们进一步反思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内容。

【关键词】马尔库塞;历史唯物主义;人道主义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中图分类号】B 2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889X(2016)01-01-09

马尔库塞是法兰克福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他在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中占据着重要地位。1932年是马尔库塞哲学思想发展的关键性一年,这不仅因为他在这一年正式成为了法兰克福学派的一员;同时还因为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的发表使他找到

了自己孜孜以求的“具体哲学”。在《手稿》发表的同年,马尔库塞便写了一篇著名的评论文章——《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该文“是西方学者第一批研究《手稿》的重要论文之一”^[1]。然而,“马尔库塞的研究者历来不怎么重视马尔库塞《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这篇书评式文章,

【收稿日期】2015-12-09

【修回日期】2016-01-05

【基金项目】福建省社科基金青年项目(FJ2015C011);中央高校校长基金(ZK1114)

【作者简介】唐璜(1983—),男,安徽宣城人,助教,博士,主要从事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

至少,是从一个很有限的角度理解它,因而忽略了这篇文章的理论意义”^{[2]68}。事实上,《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一文不仅开启了马尔库塞日后所继续的哲学方向,同时还引导了从人道主义来解释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潮流。因此,对马尔库塞该文的文本学研究不仅有助于理解马尔库塞本人的思想发展历程,同时还能启发我们对马克思主义本质内容的思考。

一、《手稿》的思想基调是人道主义哲学

在《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的开篇,马尔库塞说“马克思在1844年写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发表必将成为马克思主义研究史上的一个划时代的事件。这些手稿使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由来、本来含义以及整个‘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讨论置于新的基础之上。”^{[1]93}这个基础就是“关于政治经济学的哲学批判以及政治经济学作为一种革命理论的哲学基础”^{[1]93}。更进一步而言,这个哲学基础就是《手稿》中的人道主义哲学。在《手稿》中,马克思受费尔巴哈人本学唯物主义的影响,将人规定为一种“类的存在物”,由此奠定了人道主义哲学的思想基调。马尔库塞认为“人是一种‘类的存在物’,也就是说,人是一种使‘类’(他自己本身的类和其他存在物的类)成为他的对象的存在物。一种存在物的类是指这种存在物根据他的‘血缘’和‘起源’而得以存在的那个东西。它是指这种存在物所具有的所有特性中为全体所共有的‘原则’,即这种存在物的一般的本质。”^{[1]106}

一种存在物的“类”是这种存在物全体所共有的普遍特性,因此也就是这种存在物的一般本质。人作为一种“类的存在物”,将人自身的“类”和其他存在物的“类”都当作自己的对象,而人的“类”要在人的对象性活动中方能获得规定。在马尔库塞的阐释中,人的对象性活动关涉着两个关于人本质的本体论概念:感性和

劳动。

(一) 感性

人在对象性活动中既创造对象以实现自己的本质,同时人作为一种对象性的存在物其本身也是对象。这确证了人本质中所包含的对象性因素。正如马克思在《手稿》中所言“如果它的本质规定中不包含对象性的东西,它就不进行对象性活动。它所以只创造或设定对象,因为它被对象设定的,因为它本来就是自然界。”^{[3]324}马尔库塞认为,“由对象所创立的存在物的这一特性又是‘感性’的基本的决定因素(受对象作用,具有感觉),因而马克思把对象性的存在物和感性存在物等同起来”^{[1]110}。人作为感性的存在物是被对象所给予的,是受动的、受制约的和受限制的,因此“感性”也就是“感受性”。于是,“人作为对象性的、感性的存在物,是一个受动的存在物;因为它感到自己是受动的,所以是一个有激情的存在物。激情、热情是人强烈追求自己的对象的本质力量”^{[3]326}。马尔库塞把人的激情、热情^①视为人现实的具有自发性的活动力,“人的情欲,即人的现实的活动力和自发性,就它是一种对在人之外的先定的对象的追求来说,被归结为人的受动性和需求性,‘情欲是人强烈追求自己的对象的本质力量’”^{[1]112}。人的感性对对象存在必然的需求,如果真正实现“类”本质的人必然是具有完满生命表现的人,那么他也必然是感性的人和需求的人。所以,马尔库塞说“现在我们可以懂得为什么马克思强调‘人的感觉、情欲等等……是对本质(自然界)的真正本体论的肯定’。”^{[1]113}

(二) 劳动

马尔库塞认为,马克思在《手稿》中吸收了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中的“劳动”概念,将“劳动”解释为自“人的自我创造的活动”“人的自我确证的本质”。“很显然,这里所说的‘劳动’不完全是个经济学的范畴,而更是个‘本体论’的范畴”^{[1]141}。马尔库塞指出“劳动,作为人特有的‘生命活动’,植根于作为一种‘类的存在物’的人的本性之中。人具有同

^① 在人民出版社1979年出版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这里的“激情、热情”被翻译为“情欲”。参见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刘丕坤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22页。

对象的‘一般’方面和包含在对象内的可能性发生关系的能力,而劳动正是以此为前提的。”^{[1]107}正是在劳动中,人将自己的“类的特征”实现在对象身上,正如马克思所言“劳动的对象是人的类生活的对象化:人不仅像在意识中那样在精神上使自己二重化,而且能动地、现实地使自己二重化,从而在他所创造的世界中直观自身。”^{[3]274}就人的方面而言,对象化的过程使得人作为真正“类”意义上的人的潜能、能力、可能性发挥出来,人的本质因此获得了普遍的现实性和现实的普遍性;就对象的方面而言,对象由于倾注了人的“类”从而开始人化,当对象被人在真正意义上占有时,自然界便成为了人生命器官的延长,成为了人的无机身体。正是通过劳动,人把自己的“类本质”对象化从而获得了真正意义上的人的生命,因此“整个‘自然界’是他的人的生命的工具,是人的生命的手段”^{[1]107}。马尔库塞还指出了作为人本质规定的劳动与动物活动的不同,“‘人的生命活动’并不是象动物那样‘与之直接融为一体的那种规定性’,它是‘自由的活动’,因为人能够把自己从他存在的直接规定性中‘区别’开来,‘使他的存在成为一种对象’,并且能超越它。他能把自己的存在变成一种‘手段’,能自己给予自己现实性,自己‘创造’自己,自己创造自己的‘对象性’”^{[1]117}。因此,劳动这一概念具有本体论的性质,“马克思的劳动概念的这种即使是最非正式的和最一般性的特征也已远远超出了经济的范围,它已深入到把总体的人的存在作为研究课题的领域”^{[1]105}。

(三) 人的“类”本质及其生成

劳动使人的“类的生活”对象化,而人的“类”是人这种存在物一般的本质、全体所共有的“原则”,因此“在劳动中活动着的并不是孤立的个别人,劳动的对象性也不是孤立的个人的对象性或者只是那样的一群个人的对象性,倒不如说,正是在劳动中,作为类的人的普遍性得到了实现”^{[1]115}。所以,对象化实质上是一种社会活动,对象化过程中的人也是社会性的人。由此,我们便能了解马尔库塞为什么认为马克思将历史纳入了对人本质的定义中“假如把对象性的世界在总体上理解为一个‘社会的’世界,

理解为人类社会的对象性的现实,从而理解为人的对象化,那么,由此,对象性的世界已被当作一个历史的现实了。在任何给定的情况下,对人来说是先定的这个对象性的世界是以往人类生活的现实,以往的人类生活虽然属于过去,却仍然以它所已赋予对象性的世界的形式呈现出来。因此,对象性的世界的新的形式只能在这一基础之上,并且通过废弃某种现成的较旧的形式才得以产生。真正的人类和他的世界首先就产生在这种把过去的有关方面纳入现在的运动之中。”^{[1]116}

在对象性世界新旧形式的历史性交替中,人类自己的“类的特征”通过劳动(对象性活动)不断凝聚于自然界。于是,人的本质也获得了新的规定并不断现实化。在同样的历史过程中,伴随着“自然的人化”,自然界作为人的对象性世界在人的劳动过程中不断积淀人的“类的特征”,自然界因此便成为了人生命器官的延长,成为了人的无机身体。在这个意义上,人是自然界的人,自然界是人的自然界,人就是自然界本身。在这种状态下,真正的人与真正的自然界在经历了同一个历史过程后被创造了出来,人的本质也只有在这个意义上才能得到真正的实现。因此马尔库塞说“‘历史是人的真正的自然史’,是人的‘产生过程’,是‘人通过人的劳动的诞生’。不仅仅人在历史中生成,而且自然界,就它不是外在于和脱离了人的本质的东西,而是从属于被超越的和被占有的人的对象性的东西而言,也在历史中生成,‘世界史’是‘自然界对人来说的生成’。”^{[1]116-117}

于是,历史就是人的生成史,自然界就是人的自然界。“在人的历史中,我们无论在哪里遇到自然界,自然界就是‘人的自然’,而同时,人对他自己来说也总是‘人的自然界’。这样,我们就能懂得,为什么说彻底的‘人本主义’就是‘自然主义’”^{[1]108-109}。这样,马尔库塞就找到了自己一直以来孜孜以求的“具体哲学”,它以人为中心,直接关注人的现实存在与发展。在马尔库塞看来,这一“具体哲学”是解释整个人类世界发展的人道主义哲学,马克思后期对现实人类社会的实证性研究也应以此为基础重新考量。

投稿网址: <http://xuebaobangong.jmu.edu.cn/zsb/>

二、《手稿》的人道主义哲学是政治经济学批判与革命理论的基础

在马尔库塞看来,《手稿》的人道主义哲学不仅是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基础,同时还奠基了一种实践性的革命理论。

(一)《手稿》的人道主义哲学是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基础

在对《手稿》人道主义哲学的论述中,马尔库塞揭示了人的真正本质,以及人这种本质的历史。然而,资本主义的现实却将人真正的本质歪曲和隐瞒。在资本主义社会所导致的劳动异化的过程中,人的本质只是作为维持肉体生存的手段,而不是相反。人的本质已经在现实上同存在相分离。马尔库塞认为“政治经济学遭到批判,是因为它对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的整个的‘异化’和‘被蹂躏’加以科学的论证或掩盖,是因为它把人当作由‘劳动、资本和土地的分离’,由分工、竞争和私有财产等等所决定的‘畸形存在物’。这种政治经济学从科学上确认了把人的历史——社会世界歪曲成金钱和商品的外在世界,这是一个把人作为一种敌对的力量来对待的世界。在这样一个世界里,人性几乎丧失殆尽,人沉沦为丧失了人的存在的现实性的抽象的劳动者,他们和自己劳动的对象相分离,被迫把自己当作商品出售。”^{[1]96}

政治经济学将资本主义社会对人性的扭曲做了科学的论证,由此将人“类”本质丧失的事实隐瞒起来。因此,对政治经济学的批判需要一种人道主义哲学作为理论支撑,并通过人道主义哲学将政治经济学中错误的、掩藏人“类”本质的论题揭示出来,由此为政治经济学奠定新的基础,使之适合于它实现人“类”本质的任务。所以,“在这种批判中,政治经济学的概念完全改变了:它成了一种关于共产主义革命的必要条件的科学。这种革命本身与经济上的激变无关,它意味着人的全部历史的使命,人这一存在物的定义的革命”^{[1]95}。

(二)《手稿》的人道主义哲学是实践性革命理论的基础

从《手稿》的人道主义哲学如何引出实践

性的革命理论?马尔库塞说“假如本质和存在已相分离,假如人类实践的真正的自由的任务是把两者作为‘实际上的实现’而统一起来,那么,当实际情形已经发展到歪曲破坏人的本质时,根本抛弃这一现存状态就成了责无旁贷的任务了。正是这种对人的本质的透彻洞察,成了发动彻底革命的不可抗拒的原动力。”^{[1]122}在《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一文中,马尔库塞将这一革命理论称之为“实证的革命理论”。对于它的考察,马尔库塞认为必须对如下两个问题作出回答:

1. 马克思怎样论述实现对私有财产的废除?也就是说,怎样论述总体革命以后的人的本质的情形? 2. 马克思怎样分析私有财产的根源?或者说,怎样分析异化的产生和发展?^{[1]122}

对于第一个问题,马尔库塞首先将“私有财产”区分为两种形式,即“异化了的形式和真实的形式。一种仅仅是私有财产,另一种是‘真正人的’财产”^{[1]124}。前者作为异化的私有财产,将人真实的本质异化为不真实的形象,使人丧失了自己真正本质的现实性。而后者作为真正的财产,马尔库塞指出“这是对真正的财产的最一般的实证的解释:人为了自由地实现他的本质所需要的所有对象的有效性和可用性。这种有效性和可用性是作为财产被实现的——这一点绝不是不证自明的公理,而是建立在这样的思想的基础上:人决不是直接地和简单地拥有他所需要的东西,而是只有当占有它们时,才算真正拥有对象。这样,劳动的目的就在于把经人处理后投注于世的对象给予人,作为他自己的占有物,人通过对象就能自由地从事活动并实现自己的潜力。财产的本质在于‘占有’。”^{[1]124-125}

在马尔库塞看来,“必定存在着一种属人的本质的‘财产’形式,而实证的共产主义根本不是要抛弃所有的财产,恰恰是要恢复财产的这种真正的人的形式”^{[1]124}。因此,“私有财产”的废除是将凝聚在“私有财产”中的人的本质真实地归还给人,使人能对自己对象性活动的现实成果形成真正意义上的“占有”。这种“占有”并不是在劳动异化中对物化的劳动产品直接的、片面的享受,相反,这种对财产真正属人的“占有”是“为了人并且通过人对人的本质和人的生命、

投稿网址: <http://xuebaobangong.jmu.edu.cn/zsb/>

对象性的人和人的作品的感性的占有”^{[3]303}。“人以一种全面的方式,就是说,作为一个总体的人,占有自己的全面的本质”^{[3]303}。在这种“占有”关系中,对象在人的对象性关系中将凝聚在自身的人的本质通过个体的一切感官归还给人,因此,这种“占有”是一种对对象全面的属人的占有。

对于第二个问题,马尔库塞提出了颇具存在主义意味的观点,论证了异化的根源在于“人的存在所固有的矛盾”^{[1]8}。在马尔库塞看来,马克思首先将异化与私有财产的根源归结为劳动的外化“人的完全异化和人的现实性的丧失被追溯到劳动的外化。根据马克思的分析,私有财产是外化劳动‘在现实中’‘显示和表现出来的’方式,是‘外化的实现’。”^{[1]123}

接下来,马尔库塞进一步把劳动的外化归结为“人存在的所固有的矛盾”:“在人的本质中对象化总是倾向于物化,而劳动总是倾向于外化,所以物化和外化不仅仅是偶然的历史事实,与此相关,它也证明了劳动者怎样通过他的外化‘造就’了非劳动者,从而也‘造就’了对私有财产的统治,以及劳动者怎样在异化之初而不是在得到解放以后,就把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的。”^{[1]129-130}

正是在人的现实存在中,人的本质在对象性活动中总倾向于物化,劳动也总倾向于外化,所以物化与外化并不是偶然产生的历史事实,而是人存在的必然性进程。因此,根源于劳动外化而产生的私有财产及人被异化的现实便被还原成了“人存在的所固有的矛盾”。

(三) 对人的“类”本质的透彻洞察激发了无产阶级的革命意识

1918年德国革命的失败使马尔库塞产生了一个疑惑“为什么当一场真正意义上的革命具备了条件时,这场革命却已经瓦解或者已被打败了,旧势力已重新登台,整个事业又将以堕落的形式重新开始。”^{[4]58}1923年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一书的发表将马尔库塞头脑中的疑问引向了对阶级意识问题的关注。在《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中,马尔库塞首先将革命的原动力归结为人对其本质透彻的洞察,“这种洞察不仅仅是理论的认识,或者任意的、被动的直觉,而是实践:废弃现存的东西,使之成为一种自由的

自我实现的‘手段’”^{[1]127}。洞察是对人本质的洞察,它作为“实践”也是指向人真实本质的实践,因此洞察也是一种对象性的洞察,正是这种洞察成为了革命的杠杆“洞察对象化,也就是洞察人的历史和社会的状况,揭示了这种状况的历史条件,并因而实现了这种实践力量和具体形式,这种洞察便由此而成为革命的杠杆。”^{[1]128}

这样,马尔库塞便能解释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问题。他认为只有劳动者才能具有这种洞察,洞察赋予了劳动者革命的历史任务。“因为人只有在劳动中,在他的劳动的对象中,才能真正理解在历史和社会状况中的他自己、他人及对象性世界,所以,主人作为非劳动者,是不可能达到这种洞察的。因为那种实际上是特殊的属人的活动,对人来说,是作为一种物质的和对象性的东西出现的,所以,劳动者对于主人来说(仿佛)具有一种不可归结的有利条件。劳动者是真正的变革者;摧毁物化只能是他的事。主人只有在他变成了劳动者之后,才能达到这种革命的洞察,但这意味着他扬弃了他自己的本质”^{[1]132}。在马尔库塞看来,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并非是从外面灌输,而是源于劳动者自身的洞察(实践)。正是在这种只属于劳动者的实践性洞察中,劳动者意识到了自己的历史任务:通过共产主义革命,废除私有财产的异化形式,将人的真实本质重新归还给人。

三、《手稿》的人道主义哲学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新基础

在《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一文中,马尔库塞提出要将马克思的整个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建立在《手稿》的人道主义哲学基础之上。我们知道,马克思《手稿》中的人道主义脱胎于费尔巴哈抽象的人本主义哲学,而且这一时期马克思主要受到费尔巴哈的影响,他还没有真正形成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如果真是这样,那么马尔库塞的理论便会面临这样的拷问:这一套以人道主义哲学为基础的理论在何种意义上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在《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中,马尔库塞或多或少也意识到了相关的问题“假如历史的实际情形和在关于人的本质的定义中所提出

投稿网址: <http://xuebaobangong.jmu.edu.cn/zsb/>

的所有条件完全不相符,那么,这是不是证明这一定义缺乏内容和意义,是违反历史事实的一种唯心主义的抽象说教呢?”^{[1]120}

国内有的学者认为: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人的本质应该在具体的历史条件与社会关系中来谈论,而马尔库塞《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一文却将人的本质问题像黑格尔一样还原到了抽象的、思辨的本体论层面,因此马尔库塞将《手稿》的人性论歪曲、改造成了一种唯心主义的抽象的、空想的人性论。^①在笔者看来,这种评论对马尔库塞有失公允,是对马尔库塞《手稿》诠释的误读。

(一) 马尔库塞对《手稿》的诠释不是抽象的或空想的

对于马尔库塞而言,《手稿》正是他最初想要寻找的“具体哲学”,“即探讨人的具体存在的哲学,他从海德格尔、狄尔泰和黑格尔那儿,都是为了寻找这种关于人的哲学”^{[2]64}。“马尔库塞认为,虚空而抽象的哲学是一种无用的哲学,而‘具体哲学’关注人生存的物质条件与日常的生产和再生产,对具体哲学的探寻将引向对于劳动的性质、需求、性、意识、艺术,以及当代社会组织的性质和动力方面的研究,同时,还意味着对于历史的关注以及探寻历史运动和变化的动力等”^{[5]135}。很难想象,这一时期对“具体哲学”孜孜以求的马尔库塞会允许自己在《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中保留抽象、空洞的成分。更何况,在该文中马尔库塞将“感性”视为对人本质的真正本体论层面的肯定。“感性与人的存在的关系就在于,它表明人是一种现实的存在物,他具有人所具有或应该具有的属人的一切情感 and 生活方式,亦即表明人是现实的人,而不是某种概念或理性的抽象物”^{[6]53}。

(二) 马尔库塞对《手稿》的诠释不是唯心主义的,反而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新基础

在1972年出版《反革命和造反》一书中,马尔库塞虽然承认“马克思的思想保留着唯心

主义的批判的、先验的成分”^{[1]159},但他指出:“唯有它揭示了人的自由和自然界的必然性之间,主体的自由和客体的自由之间达到一致的物质的、历史的基础。”^{[1]159}在《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中,马尔库塞指出“从《手稿》到《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的观念确实有一点变化,即令这种变化并不是他的根本观点。必须一再强调,马克思在制订革命理论的原理时,是在各条战线上进行战斗的。一方面他要反对黑格尔主义学派的假唯心主义,另一方面又要反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庸俗化倾向,而后还要反对费尔巴哈和假唯物主义。他所进行的斗争的意义和目的是随着他所反对和捍卫的方向而定的。”^{[1]120}因此,将“经济事实植根于一个一般的概念中和人与对象的关系中”所体现出的唯心主义特质,只是一种“表面看来的歪曲”^{[1]102}。马尔库塞进一步指出“正是这一‘表面看来的歪曲’表现了马克思在理论上的一个极为重要的发现:从经济事实到人的因素的突破,从事实到行为的突破,把被凝固了的‘情形’和它们的规律(这些规律在其物化的形式中是同人的力量没有关系的)放到运动中,放到它们的历史发展的进程中加以理解(离开了运动,离开了它们的历史发展,这些‘情形’及它们的规律就会死水一潭,变得凝固化)。”^{[1]102-103}

这样,马尔库塞便发现了《手稿》中关于人的本质的真理“马克思认为,本质和实际情形,本质的历史状况和现存的历史状况,不再是相互分离或彼此独立的:因为人的历史经验被归纳到关于人的本质的定义中去了。我们所论述的不再是在每个具体历史阶段都千篇一律的抽象的人的本质,而是在历史中并且只有在历史中才能被确定的人的本质。(因而马克思在反对布鲁诺·鲍威尔、施蒂纳和费尔巴哈时所说的‘人的本质’完全是另一个问题。)”^{[1]121}

马尔库塞清晰地认识到,马克思在《手稿》中谈论的人的本质和马克思所批判鲍威尔等人的

① 关于这方面的评述可参见:王芳、王曼《一种人本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诠释——马尔库塞〈论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解读》,《中共长春市委党校学报》2006年第3期;张和平《〈手稿〉的人道主义与马克思主义——马尔库塞〈手稿〉地位观点之批判》,《晋阳学刊》1997年第1期;张和平《论马尔库塞对〈手稿〉消除异化道路学说的改造》,《晋阳学刊》1999年第2期;张和平《论马尔库塞对〈手稿〉人道主义的历史唯心主义改造》,《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1996年第3期。

人的本质是不同的。前者关于人的本质是在真实的历史中获得把握,历史经验纳入了人的本质定义,正是历史的、物质的因素规定了人现实的真实本质。这样,在理论上,马尔库塞便能将马克思整个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置于人道主义哲学的基础之上重新阐释。对于从《手稿》的人道主义哲学到革命理论的过渡,马尔库塞解释到“人的本质的历史特征的发现,并不意味着人的本质的历史和人的事实上已经存在的历史可以同日而语,我们已经知道人决不直接地‘与他的生命活动同一’,倒不如说,人同他的生命活动是‘相区别’的,同时又与它‘发生关系’的。本质和存在在人身上是分开的:他的存在是实现他的本质的一种‘手段’,或者,在异化时,他的本质仅仅是维持其肉体生存的手段。”^{[1]121-122}

在马尔库塞看来,人的本质的历史并不与人现实存在的历史完全同一,而是“发生关系”的。具体而言,在现实的历史进程中,人的对象性活动创造和发展了人真实的本质。当人本质的历史与现实存在的历史完全背道而驰时,人复归自己本质的方式是通过共产主义革命,消除私有财产的异化。在这个意义上,人的本质完全是由现实的、历史的、物质的因素所规定的。历史唯物主义本质上就是一种人道主义,正是人道主义哲学赋予了历史唯物主义革命功能与批判价值功能。^{[7]190-193}由此看来,马尔库塞并没有将马克思在《手稿》中关于人本质的理论歪曲、改造成了一种唯心主义的、抽象的空想,相反,马尔库塞在《手稿》中发现的人道主义恰恰构成了历史唯物主义的新基础。

四、简 评

对马尔库塞而言,《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一文不是对《手稿》的简单述评,其中还包含着丰富的理论价值。一方面,在马尔库塞本人的思想发展历程中,该文不仅标志着他与海德格尔存在主义的决裂,而将自己孜孜以求的“具体哲学”奠定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基础之上;同时,该文还开启了马尔库塞日后所继续的哲学方向,“他把‘感性实践活动’即劳动置于马克思思想的中心地位,强调马克思哲学本质上是以

‘劳动’为基础,以实现人的本质和自由的关于人的学说,这一思想在他后来的《爱欲与文明》、《单向度的人》以及《反革命与造反》等著作中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形成了在西方世界影响较大的社会批判理论,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一文可以看作是他的社会批判理论的逻辑起点”^{[7]193-194}。另一方面,对于马克思主义研究而言,该文标志着马尔库塞开启了一个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化的新方向,从而开启了西方学者以人道主义为本质特征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形态。正是后者,引发了国内很多学者对于马尔库塞《手稿》诠释的质疑,但同时这也促使着我们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形态的诸多思考。

(一)对马尔库塞将《手稿》的人道主义哲学视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全部的评价

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学者,马尔库塞明显倾心于青年马克思的理论学说。马尔库塞甚至认为马克思的《手稿》蕴含了其日后发展的全部思想。由于对青年马克思的偏爱,有部分学者将马尔库塞视为“两个马克思”论者,认为他在《手稿》和《资本论》之间画出了一条明显的分界线,由此将青年和晚年的马克思置于对立的关系上^{[2]56}。“实际上,马尔库塞的《论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1932年),论证的是《手稿》的人道主义精神同整个马克思主义体系的一致性”^{[1]4}。在马尔库塞看来,马克思主义是哲学、经济学、革命实践相统一的理论学说,马克思任何阶段的理论都没有将三者割裂开来。在哲学与经济理论之间、理论与革命实践之间,存在着十分复杂的联系,而这种联系只有通过历史唯物主义的整体考察方能揭示出来。所以,马克思后期通过社会关系与生产关系所进行的历史唯物主义的批判仅只是一种经济学的实证性批判,其中所运用到经济学范畴都有着可以追溯到《手稿》人道主义的哲学内含。如果说后期马克思的实证性批判是为了实现实践的与革命的理论目的,那么青年马克思“从人的本质和历史方面考察人的境况和实践,就使这种批判的实践性质更加鲜明和尖锐”^{[1]100}。因此,整个马克思主义理论存在着一个统一的哲学内核,而这一哲学内核就是《手稿》的人道主义哲学。

马尔库塞将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内核完全地追

投稿网址: <http://xuebaobangong.jmu.edu.cn/zsb/>

溯到了《手稿》的人道主义哲学,这一做法显然值得商榷。我们都知道,《手稿》时期的马克思之所以没有达到历史唯物主义的思维水平,主要是因为这一时期的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缺乏一条现实社会历史发展过程的线索,他还不能从现实的社会关系与生产关系来揭露资本主义社会的根本矛盾。但是,这些内容在马尔库塞看来仅只是马克思为了达到革命的、实践的理论目的所作的实证性研究,其理论内容是科学的,而并非哲学的;后期马克思真正哲学的内容必须透过历史唯物主义的实证性研究而追溯到《手稿》的人道主义哲学。在这里,马尔库塞对于“哲学”的理解表现出德国古典哲学的思辨特征,因而抽象掉了后期马克思立足于现实社会关系、生产关系的历史唯物主义内容,而仅仅将其视为是从《手稿》的人道主义哲学所引出的实证性的革命理论。事实上,后期马克思从社会关系、生产关系出发,对资本主义社会所做的历史唯物主义批判恰恰代表着新的哲学范式的产生,这种哲学范式突破了德国古典哲学思辨的形而上学的形式,而将哲学转为对现实科学的、实践的反思。如果我们褪去“哲学”在德国古典哲学意义上的思辨特性,马尔库塞将《手稿》的人道主义哲学视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全部无疑弱化《手稿》之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

(二) 马尔库塞从《手稿》的人道主义哲学角度诠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意义

就《手稿》本身的内容而言,马尔库塞在《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一文中所作的诠释应该是符合《手稿》原意的,他准确地把握住了《手稿》人道主义哲学的思想基调,并且注重从哲学史的角度来解读《手稿》中诸多范畴的理论意涵。在此基础之上,马尔库塞从《手稿》的人道主义哲学出发,重新解读了马克思主义的整个理论体系,由此开创了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的理解方向。

在《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中,马尔库塞试图通过《手稿》的人道主义哲学来理解整个马克思主义似乎基于如下两点理由:第一,对传统经济决定论式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不满。他认为:“对至今还一再轻率地被推崇的马克思主义

理论的绝对经济主义所提出的种种诘难,在这儿已由马克思本人在反对粗陋的共产主义中提出来了。”^{[1]100}在马尔库塞看来,经济决定论式的马克思主义如同《手稿》所直接批判的粗陋的共产主义,它忽略了资本主义中人被异化现实,而只是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简单否定。因此,由这种理论所引导的共产主义革命注定是失败的,马克思主义必须重新关注人的因素。第二,对资本主义现实情况下的革命形势的反思。如上文所述,德国革命的失败促使马尔库塞开始关注阶级意识的问题,他试图解答为什么“当马克思主义要求欧洲工人阶级作为历史变革的动因而出现时,工人阶级却转向了沉默”^{[8]77}。对这一现实问题的反思决定了马尔库塞绝不可能像共产国际那样从《资本论》的科学社会主义来理解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因为科学社会主义只会导致工人阶级将共产主义视为坐享其成的历史必然,而无助于激发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因此,马克思主义要解决革命意识的成长问题,就必须回归对人的考察,而《手稿》的人道主义哲学正为此提供了理论基础。

显然,马尔库塞对马克思主义理解是有问题的。但他通过《手稿》的人道主义哲学来重解马克思主义哲学,不仅反映其时代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焦虑(即马克思主义该以何种形式更好出场),更反映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呈现的科学主义与人本主义的冲突。通过上文分析,我们认为,马尔库塞放弃从“抽象人”角度来理解人道主义,他添加黑格尔精神现象学的要素,从历史生成的角度来与马克思主义哲学揭示的历史性嫁接,并希冀将马克思主义哲学以人道主义形式出场。马尔库塞之后,他的理论努力得到法兰克福部分同僚支持,也赢得法国存在主义哲学家和法国“新黑格尔主义”者的响应,“弥补马克思主义人学空场”成为那个时代的口号。但当法国结构主义成为欧洲大陆马克思主义主旋律,“人”就成为那个绝对的黑夜,以福柯、巴特勒为代表的当代思想家开始重新审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人学关系时,马尔库塞的问题成了一个在场又不在场的问题。

投稿网址: <http://xuebaobangong.jmu.edu.cn/zsb/>

[参考文献]

- [1] 复旦大学哲学系现代西方哲学研究室. 西方学者论《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1983.
- [2] 程巍. 否定性思维: 马尔库塞思想研究 [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1.
- [3] 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 3 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2.
- [4] HERBERT MARCUSE, KARL POPPER. Revolution or Reform? A Confrontation [M]. Chicago: New University Press, 1976.
- [5] 丁国旗. “让哲学关注人的生存”——论马尔库塞与海德格尔的学术缘分 [M] // 汝信. 外国美学: 第 19 辑. 南京: 江苏出版社, 2009.
- [6] 丁国旗. 《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与马尔库塞学术思想的形成 [J]. 湖北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8, 35 (4): 50-55.
- [7] 王雨辰. 论马尔库塞对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人本主义化的理解——对马尔库塞《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的文本学解读 [J]. 武汉大学学报 (人文科学版), 2010, 63 (2): 190-195.
- [8] 莫茜. 略论马尔库塞社会批判理论的哲学基础 [J]. 浙江学刊, 1993 (2): 74-77.

Humanitarianism: A New Foundation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A Text Research of *The Foundation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by Herbert Marcuse

TANG Tang, WANG Kai-li

(Department of Philosophy, Xiamen University, Xiamen 361005, China)

Abstract “The Foundation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by Herbert Marcuse is one of the profound papers by the first western scholars studying *1844 Economic and Philosophical Manuscripts* by Karl Marx. In this paper, Marcuse studied the definition about kind’s essence of human beings in Marx’s Manuscripts, and regarded sensibility and labor as the affirmation of human beings’ essence on ontology. And then, Marcuse clarified the humanitarianism philosophy in Manuscripts, and also expounded the critical theory of political economy and the practical revolutionary theory which were derived from the humanitarianism philosophy. Thus the whole historical materialism theory of Marx was established on the basis of the humanitarianism philosophy of Manuscripts. Marcuse’s mode of comprehending Marxism prompts us to rethink the essence of Marxism.

Key words: Marcuse; historical materialism; humanitarianism; *1844 Economic and Philosophical Manuscripts*

(责任编辑 杨中启)

投稿网址: <http://xuebaobangong.jmu.edu.cn/zsb/>